性理奥

七之八

共四冊

當如何寶貴之文則先賢之
心血極則明代之精刊本則
流眉之綿連全部並無一訛
字開卷之一種古香實捷
神悦性之良冊也

大學之法以豫爲先

新鐫性理奧卷之七

始寧印趨丁進纂　門人孟宗性訂

總論爲學

程子曰大學之法以豫爲先人之幼也智愚未有所主當以格言至論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讒說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稍長意慮偏好生于內衆口辨言鑠于外欲其純全不可得已

後生學問且須理會曲禮少儀儀禮等學灑掃應對進退之事及先理會爾雅訓詁等文字然後可以語

自然度越諸子

敬是徹上徹下工夫

堯舜終始一箇敬

讀書乃餘事

以得一第爲成材

上自此脫然有得自然度越諸子也

朱子曰如今全失了小學工夫只得且教人把敬爲主收斂身心却方可下工夫敬已是包得小學是徹上徹下工夫雖做得聖人田地也只放下敬不得如堯舜也終始是一箇敬

問教小兒以何爲先呂東萊曰先教以恭謹不輕忽不躐等讀書乃餘事今之有質者父兄便教以科舉之文不容不躐等至有以得一第爲成材者

程子曰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以文爲主外也使人

二者無益于德

古人學是終身事

學者如登山麓

聖人之道無進退

氣質沉靜受學易

君子之學貴于一

求於本也考詳畧採異同末也二者無益於德君子弗之學也古之學者優游厭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却只做一場說話務高而已矣古人此箇學是終身事果能顛沛造次必於是豈有不得道理　今之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濶步及到峻處便逡巡君子之學不日新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惟聖人之道無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　氣質沉靜於受學爲易君子之學貴於一一則明明則有功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學二

今之學者有三弊

人當學顔子之學

二者爲己爲人之道

爲學忌先立標準

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適道舍儒者之學不可今之學者有三弊溺於文辭牵於訓詁惑於異端人之學當以大人爲標準然上面更有化耳人當學顔子之學　問立德進德先後曰此有二有立而後進卓然定後方有進立是三十而立進是吾見其進也有進而至於立則進而立於道也進是可與適道立是可與立也

明道曰蠱之象君子以振民育德二者爲已爲人之道也又曰人之爲學忌先立標準又曰大抵學不言

顏子稱聖人最切當

聖人教人只兩字

學然後知不足

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又曰博文約禮是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只此兩字而已

張子曰義理有礙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心中苟有所開即便劄記不思則還失之矣觀書解大義非聞也必以了悟為聞人之好強者以其所知少也知多則不自強滿學然後知不足若無若虛此顏子之所以進也　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則不肯一日安于所不安也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簀

須要如此乃安

古來如此等人不少

擷華茹實

學貴大成

要法至戒

語孟工夫只是一般

須要如此乃安

楊龜山曰夫學者學聖賢之所為也須是聞聖賢所得之道若只要傳通古今為文章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擷其華不茹其實焉用學為哉

胡五峯曰學貴大成不貴小用大成者參於天地之謂也小用者明利計功之謂也以反求諸已為要法以言人不善為至戒

朱子曰論語則說學而時習之孟子則說明善成身所說不同工夫只是一般　古人於小學小事中便

一箇坯素相似
表裏只是一事
緊要下工夫處
數句徹首徹尾
孟子真實道理
使舡嫌溪曲

存箇大學大事的道理大學只是從將開濶去向來小時做底道理存其中正如一箇坯素相似　持敬讀書表裏只是一事但不可取此而舍彼耳

朱子曰收拾放心乃是緊切下工夫處講學乃其中之一事中庸曰尊德性而道問學極高明而道中庸此數句乃是徹首徹尾　學者大要立志志者只是直截要學堯舜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此是真實道理人多言爲事所奪有妨講學此爲不能使船嫌溪曲者也遇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

兵法一言甚佳
讀書如煉丹
捉風捉影
學者當守此四字
爲己爲人之際

上做工夫兵法一言甚佳因其勢而利導之也
朱子曰讀書如煉丹初時烈火煅煞然後漸漸慢火養又如煮物初時烈火煮了却須慢火養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　進取得失之念放輕却將聖賢格言處研窮考究若悠悠地似做不做如捕風捉影有甚長進　虛心順理學者當守此四字今之學者只是不爲己故日間此心安頓在義理時少在閑事上多故於義理却生於閑事却熟善學者只要分別箇路頭要緊是爲己爲人之際只如而

一躍躍出

拙法妙解

聖賢之教兩端

課程

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理要做貴人而不要做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覆思量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復作此等人一躍躍出　日用間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即此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藥不必舍此拙法而求妙解也

聖賢之教不過博文約禮四字博文則須多求博取熟讀而精擇之乃可以浹洽而貫通約禮則只敬之一字以此兩端立定課程不令間斷久之自有進步處矣　日用之間隨時隨處提撕此心勿令放逸而

於其中隨事觀理沉潛反覆庨於聖賢之教漸有默契處則自然見得天道性命真不外於此身而吾之所謂學者舍是別無有用力處所以古人設教自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皆所以消磨其飛揚倔强之氣而爲入德之階今既皆無此矣則惟有讀書一事可以爲攝伏身心之助然不循序而致謹焉則亦未有益也　學問根本在持敬集義須用力做工夫不可虛度設使他日得聖賢而事之亦可受鉗鎚也

舍是別無有用力處

攝伏身心之助

學問根本

鉗鎚

致知以明之持敬以養之此學之要也然不致知則難於持敬不持敬亦無以致知二者交相爲用學者循循有序馴致其極求之自淺以至深至之自近以及遠然後吾心得正天地聖人之心不外是焉

問今之學者不是忘便是助長曰這只是見理不明耳理是自家固有底從中而出使他見之之明如饑而必食渴而必飲則何忘之有如食而至于飽飲而至于滿腹則止又何助長之有皆是見理不明之病

朱子曰前輩有欲澄治思慮者於坐處置兩器每起

二者交相爲用

天地聖人之心不外是

固有從中而出

皆是見理不明之病

後來不復有黑
最後雖白亦無
射中紅心
存養久自有覺
獨觀昭曠之原

一善念則投白豆一粒於中每起一惡念則投黑豆一粒於中初時黑多白少後白多黑少後來遂不復有黑最後則雖白亦無之矣　所謂致中者非但只是在中而已纔有些子偏倚便不可譬如射雖中紅心然在紅心邊側亦未當須是正當紅心之中乃爲中也　洪慶將歸先生召入與語曰此去且存養要這箇道理分明常在這裡久自有覺又曰要下存養工夫須獨觀昭曠之原不須枉費工夫鑽紙上語待養得此中明徹方取文字來看自有意味道理自透

遇事迎刃而解
三者以敬爲本
學者最是此一
事爲要
一線窺見天理

五峯議論好處

學所以收放存
良

遇事自迎刃而解涵養致知力行三者要皆以敬爲本學者最是此一事爲要　今之人只就一綫上窺見天理便說天理只恁地了卽要去通萬事不知萃百物然後觀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上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知不能也

程子云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此是五峯議論好處

張南軒曰事有其理而著於吾心心也者萬事之宗也唯人放其良心故事失其統紀學所以收其放而

入德有門戶

五者同體以相成

燕人適越

四者是吾之師

存其良也入德有門戶夫子教人循循善誘學者即有用力之地而至於成德亦不外是 學問思辨行五者同體以相成相資而互發也然學不可躐等譬如燕人適越必道路城郭山川風雨一一實履焉中道無畫然後越室可几也若坐環堵之室而望越之渺茫欲乘雲駕霧以遂抵越有是理哉 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不合道處想多只此四者便是吾之師夫子所以取也

呂東萊曰凡見人有一行之善則當學之勿以其同

病痛皆素共檢點

一事尤爲至切

石去草生

夫子只許兩人

時同處貴耳賤目焉須要公平觀理而微戶牖之小
嚴謹持身而戒防範之踰周容而非發於避就精察
而不安于小成此病痛皆所素共檢點者耳
黃勉齋曰靜處下工誠爲長策然講習一事尤爲至
切　致知持敬兩事相發人心如火遇木即焚唯于
世間利害得喪見得分明則此心自不爲動而所爲
持守者始易爲力若利欲爲此心之主雖加強制而
病根不除如以石壓草石去而草復生矣利欲之大
是富貴貧賤最難克吾夫子只許顏子子路兩人若

天花亂墜

三者並行日勉

聖賢無一偏之學

聖門用功節度

聖賢貫動靜徹終始之功

是此處打得過便教說得天花亂墜盡是閒話也人之爲學但當操存涵養使心源純粹探賾索隱使義理精熟力加克制使私意不行三者並行而日勉焉則學進矣　大學言明德便言新民聖賢無一偏之學

陳北溪曰聖門用功節度不過曰致知力行而已必以敬爲主敬者主一無適聖賢所以貫動靜徹終始之功也能敬則大本清由是而致知心與理相照由是而力行心與事相安而不復有病矣

治心猶治疾

存此心為讀書之地

朱子教人大畧

聖門切實之學

真西山曰夫學者之治心猶治疾然省察焉者視脉而知疾也克治焉者用藥以去疾也而存養焉者則又調養愛護以杜未形之疾者也然所以維持此心而為讀書之地者豈無要乎亦曰敬而已矣程子所謂主一無適敬之存乎中也整齊嚴肅敬之見乎外也平居齋栗如對神明言動酬酢不失尺寸則心有定主而義理入矣朱子教人大畧如此

陳潛室曰伊川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蓋欲學聖人必從實地上做起此聖門

爲學大畧

切實之學也積累之久自有融液貫通處非謂一蹴
便能
饒雙峯曰爲學之方大畧有四一曰立志二曰居敬
三曰窮理四曰盡性

存養

便是持養氣象

程子曰學在知其所有又養其所有養非閉目靜坐
也有心于思慮則思慮不可息矣惟不媿屋漏與慎
獨便是持養底氣象　心之躁者不熱而煩不寒而
慄無所惡而怒無所悅而喜無所取而起心旣正則

謂不動

見聞之理在始得

學者所以操心

存心如對客

四者皆足以動心

雖熱不煩雖寒不慄無所喜無所取去就猶是生死猶是夫是之謂不動心

蘇季明問喜怒哀樂未發謂中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

楊龜山曰古之學者視聽言動無非禮所以操心也至于無故不徹琴瑟行則聞珮玉登車則聞和鸞蓋皆欲收其放心不得惰慢邪僻之氣得而入焉

朱子曰存心只是知有此身謂如對客一般

朱子曰把心不定喜怒憂懼四者皆足以動心荅張

程子微意可見

敬夫書曰來論謂學者先須察識端倪之發然後可加存養之心蓋發處固當察識但人自有未發時此處便合存養豈可待發而後察察而後存耶且從初不曾存養便欲隨事察識竊恐浩浩茫茫無下手處而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將有不可勝言者此程子所以每言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人須學顏子之學則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其微意亦可見矣來教又謂言靜則入于虛無此固當深慮若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可無養

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斷之意則雖下一靜字元非死物至靜之中蓋有動之端焉是乃所以見天地之心者先王所以至日閉關安靜以養乎此耳固非閉目兀坐而偏於靜之謂也至於來教所謂須要動以見靜之所存靜以涵動之所本動靜相須體用不離而後謂無滲漏也此數句卓然語意俱到

持敬

程子曰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于一事則他用更不

安靜以養乎此

按何卓然語意俱到

主敬焉有此患

致敬須自此入

二句行之安得有差

直上直下之正理

能入者事爲之主也事爲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于敬又焉有此患乎　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　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若急迫求之只是私已終不足以達道思無邪毋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　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唯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敬不可謂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爲中也

聖人祖傳只是一字

堯是初出治第一個聖人

欽字第一個字

敬乃聖門第一義

攻圍拔守

朱子曰聖人祖傳只是一箇字堯曰欽明舜曰溫恭聖敬曰躋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堯是初頭出治第一箇聖人欽字第一個字　敬字工夫乃聖門第一義從頭徹尾不可頃刻間斷　人性本明如寶珠沉溷水中明不可見去了溷水寶珠依舊光明若知是人欲蔽了便是明處只此便緊緊着力主定如游兵攻圍拔守人欲消鑠去矣　夫子所謂四勿又如忠信篤敬孟子所謂求放心存心養性大學所謂格致誠正程子又專發一敬字言語似乎不同未始不貫

聖賢之道如一室

聖學所以成始成終

程子兩言猶爲剩語

一字有兩體

便有心廣體胖氣象

程子至論

聖賢之道如一室然因嘆敬字工夫之妙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此學者若實用力于敬則雖程子兩言之訓猶爲剩語否則言愈多心愈襍矣

敬之一字以有兩體一是主一無適心體常存無走作一是小心謹畏過事不敢慢易近看得謹畏的人念念常在這一事上無多岐之惑便有心廣體胖氣象此非主一無適而何程子言敬必整肅尊嚴爲先又言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乃是至論　敬者守于此而不易之謂義者施于彼而合宜之謂敬立則義

弸中彪外

聖門終身事業

此時可以體敬

兩事相爲經緯

畏字爲最近

二句體認親切

在中伊川所謂弸諸中彪諸外是也以敬義二字隨處加工久久自當得力聖門只此便是終身事業

張南軒曰儼若思雖非敬之道而于此時可以體敬焉即此存思慮將日以清明而其知不蔽矣

黃勉齋曰主敬致知兩事相爲經緯但言敬而不能有所見者恐亦於此有所未思耳能敬則能整齊嚴肅整齊嚴肅則能敬能敬則不昏不亂矣此朱子不得不取諸說以明夫敬而又以畏字爲最近也

陳北溪曰禮謂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只此二句

誠敬之分
表裏交正之功
爲學之要莫先于此
二先生有功聖門
百聖相傳心法

體認持敬工夫最親切

真西山曰敬是人事之本學者用功之要至于誠則達乎天道矣此又誠敬之分也端莊靜一乃存養工夫端莊主容貌言靜一主心言蓋表裏交正之功合而言之則敬而已靜時能敬則無思慮紛擾之患動時能敬則無舉措煩雜之患如此則本心常存爲學之要莫先于此秦漢以下諸儒皆不知敬爲學問之本自程子指以示人而朱子又發明之二先生有功聖門此其最大者也往昔百聖相傳實爲心法氣之

御轡隄防

作聖之階梯

上頭儘有商量

清靜中一物不可着

靜中有物始得

決驟若不本於敬則其御轡也情之橫放甚于潰川敬則其隄防也

吳臨川曰伊洛大儒以敬為作聖之階梯

主靜

程子曰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靜此則天下公患學者只要立個心此上頭儘有商量　尹和靖孟敦夫張思叔侍坐伊川指面前水盆語曰清靜中一物不可着纔着物便搖動又曰靜中須有物始得

朱子曰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能靜靜時能存則動

動靜如船在水

家舍道路

黑白虛靜

八窓玲瓏

周子之意有自來

時得力須兩者相靠使工夫無間斷動靜如船之在水潮至則動潮退則止有事則動無事則止靜爲主動爲客靜如家舍動如道路又曰便是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如未識得時則所謂虛靜亦只是箇黑底虛靜不是白底虛靜而今須是要打破那黑底換做箇白淨底則八窓玲瓏無不融通不然則守定那黑底虛靜終身黑窣窣地莫之通曉也

黃勉齋曰主靜者所以制乎動無欲者所以全乎靜此周子之意而亦有自來也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

靜後見物皆有春意

觀物內會

楊震四知

天地無二知

底不見其人主乎靜也且晝之牿亾則夜氣不足以存無欲故靜也

問程子云靜後見萬物皆有春意還是指聖賢言否陳潛室曰觀物內會靜者能之固是聖賢如此吾人胸次亦有此境界靜却不分聖賢

省察

程子曰人爲不善于幽謂人莫已知也而天理不可欺何顯如之或曰是猶楊震所謂四知者乎曰幾矣雖然人我知之猶有分也天地則無二知也尸居却

龍見雷聲
邢恕一日三點檢
不會用功
夢寐可以卜學
燈燭警道
矯輕警惰

龍見淵嘿却雷聲

邢恕云一日三點檢明道曰可哀也云哉其餘時理會甚事蓋倣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會用功　人于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卽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

程子曰求養之道心只求是而已觀一物又敲點著此心臨一事又記着此心常不爲物牽觀燈燭亦足以警道　愼喜怒此是矯其末而不知治其本宜矯輕警惰　嘗謂范巽之云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

大寐得醒

曾子之誠身可及

便是存心之法

檢點自見

巽之請問先生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葢欲學者存意之不忘游心浸熟脫然如大寐得醒耳

游廣平曰曾子云三省若學者又不止此事親有不足於孝事君有不足於敬與行或愧於心言或浮于行與欲有所未窒忿有所未懲與推是類而省之則曾子之誠身庶乎可以跂及矣

朱子曰居處恭三句便是存心之法趙公以黑白豆記善惡起之念此是古人做工夫處如此檢點則自見矣　人心嘗烱烱在此則四體不待羈束而自入

內外交相養之道

省克如循環然

君子慎其獨

規矩只爲人心有緩散時故立許多規矩來維持之心旣嘗惺惺又以規矩檢繩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吕晦叔言省克二字不可廢張南軒曰然纔省了便克旣克了又省如循環然

張范陽曰一念之善則天神地祇祥風和氣皆在于此一念之惡則妖星厲鬼凶荒札瘥皆在于此是以君子慎其獨

陸象山曰人孰無心道不外索今日向道而又艱難支離則是未知其心未知其戕賊放失未知所以保

門地兩言而决

古人韋弦之義

千萬人中知有已

養灌溉此乃爲學之門進德之地得其門不得其門有其地無其地兩言而决耳人之資禀有沉滯者有輕揚者古人有韋弦之義

許魯齋曰凡事一一少察不要逐物去了雖在千萬人中常知有已此持敬大畧也

吳臨川曰非禮義之事雖甚不良人亦知畏人之知而不敢肆苟人所不知之地一時不勝利欲之私則于所不當爲能保其不爲乎若顔叔子之達旦秉燭楊伯起之暮夜却金司馬君實趙閱道之所爲無一

類楊司馬趙真能慎獨

如手持物以取物

曾點曾子便是兩箇樣子

不可與人言無一不可與天知真能慎獨者也

知行

程子曰得而後動與慮而後動異得在已如目使手舉物無不從慮則未在已如手中持物以取物知其不利

朱子曰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且如曾點與曾子便是兩箇樣子曾點便是理會得而行有不掩曾子便是合下持守旋旋明理到一貫處　涵養中自有窮理

兩相都不相離
二事互相發
三事以一家譬
伊川不言克己

工夫窮其所養之理窮理中自有涵養工夫養其所窮之理兩項都不相離　學者工夫唯在居敬窮理此二事互相發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致知敬克己此三事以一家譬之敬是守門戶之人克己則是拒盜致知則是去推察自家與外來底事伊川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不言克己猶言善守門戶則與拒盜便一等事不消更別有拒盜的

張南軒曰知之進則行愈有所施行之力則知愈有

曾晳見道體

擿埴索塗

程朱度越諸子

所進若學者以想像臆度爲知道而曰知之則無不能行是妄而已曾晳詠歸之語亦可謂見道體矣而孟子猶以其行不揜言而況下此者哉

黃勉齋曰爲學之綱領知行而已知之不至則如擿埴索塗而有可南可北之疑行之不力則如敝車羸馬而有中道而廢之患

許魯齋曰二程以格物致知爲學朱子亦然此所以度越諸子

致知

知不知不知之愈

烏喙水火

未知道者如醉人

真知須如田夫

程子曰人固可以前知然須是用則知不用則不知知不如不知之愈蓋用便近二也又曰饑而不食烏喙人之不蹈水火只是知之真也又曰未知道者如醉人方其醉時無所不至及其醒也莫不媿恥矣真知又與常知異嘗見一田夫曾被虎傷後有人說虎傷人衆莫不驚獨田夫色動異於衆若虎能傷人雖三尺童子莫不知之然未嘗真知真知須如田夫乃是知不善而猶爲不善亦未嘗真知真知決不爲矣

目無全牛

志帖射槷

鉛汞龍虎

楊龜山曰知之未至雖能擇善而固執之未必當於道也若真物格而知致則目無全牛游刃有餘地矣

朱子曰爲學須見得是則心方有所主如人學射若志在紅心上少間有時只射得帖志在帖上少間有時只射得那槷上志在槷上少間都射在別處去了理不是在面前別爲一物即在吾心人須是體察得此物誠實在我方可譬如脩養家所謂鉛汞龍虎皆是身內之物非在外也坎離交則生分則死離爲心坎爲腎龍者汞也精也血也出于腎虎者鉛也氣也力也出于心

韓昌黎論爲文要讀書涵味多後

柳不及韓

儒者內外合一之學

硬脊梁漢乃擔得

自然好柳子厚云本之于六經之意便是要將這一件便不及韓務反求者以博觀爲外馳務博觀者以內省爲狹隘此一偏之學也

吳臨川曰見聞之知雖得于外而所聞見之理在心故外之物格則內之知至此儒者內外合一之學也固非一偏也

力行

程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重擔子須是硬脊梁漢乃擔得

百尺竿頭更進

學問如登塔

學問無一超直上之理

學者病痛全在此處

自家着一分陪奉他

聖心如止水

謝上蔡曰學者纔有所得便任唯顏子善學孔子有未見其止之嘆須是百尺竿頭更進始得

朱子曰學問如登塔逐一層登將去上面一層雖不問人亦自見得若不去實踏過却懸空妄想便和最下底層不曾理會得蓋學問無一超直上之理務一實事觀今日學者不能進步病痛全在此處但就實做工夫自有得未可遽責效驗也

程子曰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今見可喜可怒之事自家着一分陪奉他此大勞矣聖人之心如止水損

養知莫過于寡欲

孤軍猝遇强敵

事過心清凉

制馬斡石

之義損人欲以復天理而已又曰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寡欲

朱子曰克己亦無別法譬如孤軍猝遇强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尚何問哉

許魯齋曰喜怒哀樂愛欲惡七者之中唯怒爲難治于盛怒時堅忍不動俟心氣平時審而應之來勿與競事過心清凉

司馬涑水曰去惡而從善舍非而從是人或知之而不能徙以爲如制悍馬如斡磻石之難也靜而思之

騎驢覓驢

一劔兩段

學者在致其知

在我而已何難之有

朱子曰知得如此是病卽便不如此是藥若更問何由得如此則是騎驢覓驢只是一場閒說話矣

荅蔡季通書曰所謂一劔兩段者改過之勇固當如此改過貴勇而防患貴怯二者相須然可以修慝辨惑而崇德

張南軒曰真知非則無不能去真知過則無不能改人之患在不知其非不知其過而已所貴學者在致其知

聖人以此爲遷善改過之象

患難只有一箇處置

儒者不言有數

知欲圓而行欲方

真西山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天下之至迅疾者莫如風雷故聖人以此爲遷善改過之象此即過勿憚改之意也人之于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若心心念念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命也儒者只合言人事不得言有數直到不得已處歸之命可也

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知欲圓而行欲方可以法矣今人皆反之者也

李延平曰受形天地各有定數治亂窮通斷非人力

聖賢傳心之要法

唯當守吾之正而已然而愛身明道修巳俟時則不可一日忘於心此聖賢傳心之要法也　問避嫌是否朱子曰合避豈可不避如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皆是合避處又如人遺之千里馬雖不受后來薦人未嘗忘之後亦竟不薦然於心終不忘便是喫他趨奉意思不過這便是私意又如當今立朝明知這箇是好人當薦舉之却緣平日與自家有恩遂避嫌不舉又如有某人平日與自家有怨到當官彼却有事當治却怕

如此等皆蹉過去了

學者須有廉隅墻壁

今人不能咬菜根

康侯擊節嘆賞

資質規模難以一律齊

君子路上人

人說是報怨遂休了如此等皆蹉過去了

朱子曰學者須要有廉隅墻壁便可擔負得大事去如子路世間病痛都休了親於其身爲不善直是不入此大者立也　汪信民嘗言曰人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今人不能咬菜根而至于違其本心者衆矣康侯聞之擊節嘆賞

呂東萊曰凡人資質各有利鈍規模各有大小此難以一律齊要須常不失故家氣味所向者正所存者實則雖所到或遠或近要是君子路上人也

多少聖賢在此位

天命大公至正

造物者忌多取

許魯齋曰天地間當大着心不可局于一己貧賤憂戚不可過爲隕穫貴爲公相不可驕當知有天下國家以來多少聖賢在此位賤爲匹夫不必恥當知古昔志士仁人多少屈伏甘于貧賤者無入而不自得也何欣戚之有不聽父母命者爲不孝不聽君命者爲不敬其或不聽天命者獨無責耶君父之命或時可否之間設教者猶曰勿逆勿怠况乎天命大公至正無有不善何苦而不受命乎　名美器也造物者忌多取非忌多取忌夫無實而得名者

稍動得恐未肯安

二者義命有自合之理

二者義命有正合之理

張子曰人多言安于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畫耳若稍動得恐未肯安之

呂藍田曰辭受有義得不得有命有命有義是有可得可受之理故舜可以受堯之天下無命無義是無可得可受之理故孔子不主彌子以受衛卿二者義命有自合之理無從而閒焉有義無受雖有可受之義而無可得之命故益避啓而不有禹之天下有命無義雖有可得之命而無可受之義故中國受室孟子不受萬鍾之祿二者義命有正合之理時中而已

一事有兩端

天人如劉項相拒

初學須牢劄定脚

勝時甚氣象

面目自別

焉
朱子曰凡一事便有兩端是的卽天理之公非的卽
人欲之私此勝則彼退無中立不進退之理譬如劉
項相拒于滎陽成皐之間彼進得一步則此退一步
初學者須要牢劄定脚與他捱得一毫去則逐旋捱
將去終須有勝時勝時甚氣象　五峯言天理人欲
同行而異情者是同體而異用者非天理乃自然之
理人欲乃自欺之情不順自然卽自私僞二者面目
自別如何要去天理中見得人欲人欲中見得天理

聖人與人爲善之意

直上直下

天地間有自然之理

朱子曰事物都有箇道理道理都有箇是非舜之好問其善惡已自分明然而隱惡揚善亦聖人與人爲善之意　凡事都分做兩邊治一家則分別一家之是非治一邑則分別一邑之是非推而至于一國天下莫不皆然此直上直下之理若不分黑白不辨是非而猥曰無黨是大亂之道也　天地間原有自然之理如其光明正大疏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爲威而雨露之爲澤如龍虎之爲猛而麟鳳之爲祥磊磊落落無纖芥之可疑者必君子

蛇蚓蟻虱

學者潛心孔孟學莫先于義利之辨

王者建邦立本

也而其依阿洪涊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蟻虱如鬼蜮狐蠱盜賊詛呪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

張南軒曰學者潛心孔孟必有入門愚以爲莫先于義利之辨蓋聖學無所爲而然也有爲而爲卽人欲之私而義利之分學者當立志以爲先持敬以爲主而精察于動靜之間毫釐之差審其爲霄壤之判則有以用吾力矣豈特學者施之天下一也王者建邦立本垂裕無彊以義故也伯者陷溺人心貽毒後世

撥亂反正之大綱

六者人生皆備

存體得用

以利故也孟子當戰國橫流時發揮天理遏止人欲深切著明撥亂反正之大綱也

問程子謂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但其中要識得眞與妄耳胡伯逢疑云既是天安得妄某以爲六者人生皆備故知均禀于天但順理則眞違理即是妄耳

朱子曰凡人有所偏黨則不正矣有所繫吝則不大矣是當涵養乎理義之中察夫偏黨繫吝而克去之則所謂正者蓋可存其體而得其用矣

黃勉齋曰主一之謂敬合宜之謂義主于一則思慮

吾心本然之妙

此論有補心術之微

伊尹武侯心待禮至而後出

孔孟屑爲

不襍天理常存而內直矣合於宜則品節不差天理常行而外方矣內直外方有以全吾心本然之妙矣

眞西山曰大學云利專指財利而伊川云利凡有一毫自便之心卽是利此論尤有補于心術之微

程子曰汲汲以求遇者終必自失非君子自重之道也故伊尹武侯救世之心非不切必待禮至而後出以此聖賢之於亂世雖知道之將廢不忍坐而不救也必區區致力于未極之間强此之衰難彼之進圖其暫安而冀其引久苟得爲之孔孟之屑爲也王允

王謝其庶幾

爲己爲親只是一事

或人以是勉程子

君子之所獨

之于漢謝安之于晉其庶幾矣　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修而免此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爲祿仕然得之不得爲命曰在己固可爲親奈何曰爲己爲親只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

問聖人有貧仕乎程子曰委吏乘田是也曰抑爲之兆乎曰非也爲魯司寇則爲之兆也或人以是勉程子從事曰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之時又徐爲之謀耳　知幾者君子之所獨非小人之所及也穆生爲

士之高尚亦非一道

醴酒而去免于縻胥之辱姜肱爲王室之隱免于黨錮之禍薛方守箕山之節免于新室之汚其知幾矣

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懷抱不偶而高潔自守者伊尹耕于莘野太公釣于渭濵是也有知足不辱退而自保者張良疏廣是也有量能度分安于不求知者徐孺子申屠蟠之類是也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者嚴陵周黨之類是也

謝湜自蜀之洛見程子程子曰爾將何之曰將試教官弗答湜曰何如子曰吾嘗買婢欲試之其母怒而

必爲此媚笑
文王獨見之明
延尉最是直言
志學將何爲

弗許曰吾女非可試者也今爾求爲人師而試之必爲此媚笑也湜遂不行

楊龜山曰方太公釣于渭特一老父耳及一朝用之乃有鷹揚之勇非文王有獨見之明誰能知之

張南軒曰延尉最是直言蓋士人初見君父此是第一步此時可欺則無往而非欺須是立得脚定

許魯齋曰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出則有爲處則有守丈夫當如此出無所爲處無所守所志所學將何爲

聖人之言遠如天

鏗訇鏜鞳

觀言以知其心

言行

程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其遠也若不可得而及其近也亦可得而行楊子謂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非也

司馬涑水曰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鐘鼓乎夫鐘鼓叩之然後鳴鏗訇（鐘聲）鏜鞳（鼓聲）人不以為異也若不叩自鳴人孰不謂之妖邪可以言而不言猶叩之而不鳴也亦為廢鐘鼓矣

吳臨川曰言心聲故知言者觀言以知其心世亦有

聖人天地之量

道之外無物
天地之間非適非道

巧僞之言險也而言易躁也而言澹貪戀也而言閑適意其言之可以欺人也然而人亦洞照其險躁貪戀之心則人不可欺也而言豈可爲哉

程子曰人量隨識高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鍾鼎之量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亦有時而滿唯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

辨邪

程子曰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然則毀五倫去四大（地水火風）如釋氏之學爲

抱石投河

介甫說相輪

說道便不是道

事不得界之一錢必亂其外于道遠矣釋氏其實是愛身放不得故說許多譬如抱石投河以其重愈沉終不道放下石頭唯嫌重也

先生嘗語介甫曰公之說道正如說十三級塔上相輪對望而談曰相輪者如此如此極是分明如某則直入塔中上尋扛輪辛勤登板迄邐而上直至十二級時雖猶未見相輪能如公之言然某實在塔中去相輪漸近要之須可以至也介甫只是說道他不知道只說道時便不是道也

古教人養之意如此

聖人處機會之意

劉彝爲政有功

教人

程子曰射中鵠舞中節御中度皆誠也古人教人以射御象勺所養之意如此禁人之惡者獨治其惡而不絶其爲惡之原則終不得止易曰豶豕之牙吉見聖人處機會之際也　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于中如治兵治民治水利筭數之類嘗言劉彝善治水利後累爲政皆興水利有功　問人之于善也必其誠心欲爲然後有所得其不欲不可以强人也曰是不然任其自爲聽其不爲

聖人所以貴于立教

教童子有四益

陳圖南之教錢若水

顏子便會在意

聖人教人有定本

則中人以下自棄自暴者衆矣聖人所以貴于立教也

張子曰教童子有四益絆己不出入一也授人數次己亦了此文義二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也嘗以因己而壞人之才為憂則不敢惰四也

問昔人教人必因其材之所可而教之不以所不可而强之如陳圖南之教錢若水是也　又曰聖人只是引得他顏子便會此意謂夫子循循善誘人也

朱子曰聖人教人有定本舜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

南軒教人必竭兩端

君子愛日不倦

夫子對顏淵以克己復禮爲仁又敎以四勿皆是定本 南軒敎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其剖析精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

朱子曰籍溪敎諸生于功課餘暇以片紙書古人懿行或詩文銘贊之有補于人者粘置壁間俾往來誦之咸使精熟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此君子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而兢尺陰之惜也 古之學者八歲而入小學學五方六甲書記之事十五而入大學學先

聖之禮樂焉非獨教之固將有以養之也葢理義以養其心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蹈登降疾徐俯仰以養其血脉至于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其所以養之之具可謂備且至矣夫如此故學者有成材而庠序有實用此先王之教所以爲盛也

問明道以記誦博識爲玩物喪志謝顯道聞之不服是耶非耶陳室潛曰明道是明膚内照故書無不記若不是記問上做工夫此語正欲點化顯道惜其爲記問所障

先王之教所以爲盛

此語正欲點化顯道

五倫自謂之私

智者知機而固守

人倫

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如何程子曰不待安寢與不安寢只不起與十起便是私也父子之愛本是公纔着些心做便是私也

君臣朋友之際其合不正未有久而不離者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機而固守

呂滎陽曰孝子事親須事事躬親不可委之使令也嘗觀穀梁言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國非無良農女工也以為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

此說最盡事親之道

事親如天

俗人以富貴爲福

天下大戒

若以已所自親也此說最盡事親之道又說爲人子者視于無形聽于無聲未嘗頃刻離也事親如天頃刻離之則有時而違天矣天不可得而違也

羅豫章曰君明君之福臣忠臣之福君明臣忠則朝廷治安得不謂之福乎父慈父之福子孝子之福父慈子孝則家道隆盛得不爲之福乎俗人以富貴爲福陋哉

朱韋齋曰父子主恩君臣主義是爲天下之大戒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如人食息呼吸于元氣之中一息

聖人修道立敎重乎此

朋友所以綱紀人倫

古人重朋友之樂

不屬理必至于斃人之大倫其别有五故朋友者其勢若輕而所係爲甚重其分若疏而所關爲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識爲甚大此古之聖人脩道立敎所以必重乎此而不敢忽也

黄勉齋曰朋友道絶四者雖欲各盡其分不可得也善而莫予告也過而莫予規也觀感廢而怠心生講習疎而實理晦則五常百行顚倒錯謬而不可勝救矣然則朋友者列于五倫而又所以綱紀人倫者也可不重與古人重朋來之樂以此

夫婦之道盡于此

事親大節目四事

孝只是兩事

家人大要以剛為善

眞西山曰夫之道在敬身以帥其婦婦之道在敬身以承其夫故父之醮子必曰勉帥以敬親之送女必曰敬之戒之夫婦之道盡于此矣

許魯齋曰事親大節目是養體養志致愛致敬四事然致愛致敬尤急所以孝只是兩事耳　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抵以情勝理以恩奪義唯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奪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爲善

張子曰師不立服不可立也如顏閔之于孔子雖斬

成已之功與君父並

得效最速

一日不可無侯無可

喪三年可也其成已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
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槩制服
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爲契合一
言不合怒氣相加孰知朋友之間主于敬者日相親
與得效最速

謝上蔡曰申顏自謂一日不可無侯無可或問其故
曰侯無可能攻人之過一日不見則吾不得聞過矣

游廣平曰孟子之論尚友也以一鄉一國天下爲未
足而求之古人無友不如已者尚友之道也求得賢

仲尼期子夏之進

風中坐了月

[雪深]一尺

[天下]有三本

者尚而友之則聞所不聞見所不見而德日起矣此仲尼所以期子夏之進也

侯河東曰朱公掞來見明道于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游楊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今既晚且休矣及出門外雪深一尺

李延平曰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缺其一則本不立

饒雙峰曰自昔唐虞五典之敷成周以詩書禮樂造

道之立昉乎

柳爲之屢嘆

士後世稱治化之隆者必歸焉及周之衰學校不修而師道闕矣洙泗出而一時德行政事言語文學莫不卓然皆有可稱後世師道不立至本朝安定胡公首倡體用之學以淑其徒一時賢士大夫多出其門而散在四方者亦皆循循雅飭師道之立蓋昉乎此是後周程先生復紹其傳而我文公先生又從而光大之淵源所漸徧及海內師道之立于是爲盛

陸象山曰秦漢以來學絕道喪世不復有師以至于唐曰師曰弟子云者反以爲笑韓退之柳子厚爲之

嘆李遠過唐虞

謂度非常人所及

近世諸儒不及

此二公之識不易及

屢嘆唯本朝理學遠過唐虞始復有師道　吾嘗謂楊子雲韓退之雖未知道而識度非常人所及其言時有所到而不可易者子雲謂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退之謂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知不能無惑惑而不求師終不解矣近世諸儒反不及此然後知二公之識不易及也

六經

程子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易是甚易又不是這一部書是易之道也不要將易又是一箇事卽

事盡天理便是易也

陳瑩中答具國華書天在山中說云便是芥子納須彌之義先生爲正南北說却須彌無體芥子無量

張子曰序卦不可謂非聖人之蘊今欲安置一物猶求審處况聖人之于易大槩皆有意觀聖人之書須遍布歸密如此大匠豈以一斧可知哉

或曰關雎之詩是何人所作程子曰周公作此以風敎天下故曰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剌上葢自天子至于庶人正家之道當如是

卽事盡天理便是易

芥子納須彌之義

大匠豈一斧可知

正家之道當如是

斯道顏子嘗聞

聖人作經備四時

春秋只有兩處如此

春秋以何爲準

也

程子曰夫子作春秋爲百王之大法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于斯耳斯道也唯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

問桓四年無秋冬如何曰聖人作經備四時也如桓不道背逆天理故不書秋冬春秋只有兩處如此皆言其無天理也春秋以何爲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何物爲權義也須是時而爲中

春秋如用藥
聖人之用全在
此書

知易者莫如孟
子

知春秋莫如孟
子

程子曰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深切著明也孟子稱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無義戰彼善于此則有之矣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

性理奥卷之七終

此學者之大患

論孟如丈尺權衡

二書終身儘多

中庸道只消四字總括

新鐫性理奥卷之八

始寧印趨丁進纂　暨陽門人孟宗性訂

讀書法

程子曰讀書將以窮理致用也今或滯心于章句之末此學者之大患又曰學者先須讀論孟窮得論孟自有要約處以此觀他經甚省力論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又曰看得論孟二書切己終身儘多也中庸之爲書學者之至也而曰無聲無臭中庸道只消四字總括又曰孟

分明見得方可

行得便是會讀書

二公之意正同

郢書燕說之誚

子養氣須是識得有物始可言養無物又養甚麼如顏子之言卓爾孟子之言躍如分明見得方可

尹和靖曰呂獻可嘗言讀書不須多讀得一字行取一字伊川亦嘗言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行得便是會讀書二公之意正同

朱子曰讀書須是優游玩味徐觀聖賢立言本意如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若更以吾先入之說橫于中而驅聖賢之言以從已意設使義理可通已涉私意穿鑿而不免郢書燕說之誚矣郢人遺燕書夜以火不明謂持燭者曰舉

燭亦悞書舉燭燕相受書說曰舉燭尚明也尚明者舉賢任之也國因大治

朱子曰觀書當平心以觀之不可穿鑿看從分明處不可尋從隱僻處去聖賢之言多是與人說話若是磽崎却教當時人如何說

朱子曰昔陳烈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却去讀書遂一覽無遺　讀聖人書當反身而求亦須是講學講學明則坦坦地行將去若只窮行而不講學只是箇鶻突的好人　爲學須耐煩細

却教當時人如何說

陳烈苦無記性

陳烈一覽無遺

鶻突好人

便是悞人的深坑

使粗心大氣不得

不可只作文字看

山谷有補於學者

意去理會切不可粗心若曰何必讀書是有箇捷徑法便是誤人的深坑也蓋未見道理時恰如數重物包褁在裏面去盡皮方見肉去盡肉方見骨去盡骨方見髓使粗心大氣不得

朱子曰讀書須要切己體驗不可只作文字看又不可助長山谷云大率學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汎濫百書不若精於一也有餘力後及諸書則涉獵諸篇亦得其精蓋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其深喜之以爲有補於學者今人讀書看未

道學俗學之別
成就後生懶怠
便自有合辨處

到這裏心已在那裏纔看到這裡便已捨去了讀書將以求道不然讀作何用今人不去這上理會道理皆以涉獵博議爲能所以有道學俗學之別今世上有一班議論成就後生懶惰如云不敢輕議前輩不敢妄立論之類皆中怠惰者之意前輩固不敢妄議然論其行事之是非何害固不可鑿空立論然讀書有所疑有所見自不容不立論其不立論者只是讀書不到疑處耳若取諸家說相比並以求其是便自有合辨處今人所以讀書苟簡者緣書皆有

馬援以薏苡興謗
王陽以衣囊徼名

撞百碎

印本多了如古人皆用竹簡除非大段有力底人方做得若一介之士如何置所以後漢吳恢欲殺青以寫漢書其子吳祐諫曰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正謂此也　近日讀書人少緣科舉時文之弊他纔把書來讀便先立箇意思要討新奇便準擬時文都不理會他本意着實雖是朝廷甚麽大典禮也胡亂信手拈來不知一撞百碎　東坡與王郎書云少年為學者每一書皆作數次讀之當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

讀書要當如是

此條先生說讀書最爲親切

孔孟點頭道是方得

收但得其所欲求者耳其取以示學者曰讀書要當如是

問伊川說讀書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一條曰此條先生說讀書最爲親切今人不會讀書只緣不曾求聖人之意

講習孔孟書孔孟往矣口不能言須以此心比孔孟之心將孔孟心作自巳心要須自家說時孔孟點頭道是方得　讀書若有所見未必便是不可便執着益更讀書以來新見若執着一見此心便被此見遮

聖人七通八達直到這田地方是

一生受用不盡

節目自有次第

蔽了譬如一片淨潔田地若上面纔安一物便須有遮蔽了處聖人七通八達事事說到極致處中庸所謂本諸身云云不惑直到這田地方是讀書　學者於學庸論孟果然下工夫涵泳切巳一生受用不盡只怕不用工雖多讀古人書無益也　爲學須是先立大本其初甚約中間一節甚廣大到末梢又約故必先觀學庸語孟以攷聖賢之意讀史以攷治亂存亡之迹讀諸子百家以見其駁襍之病其節目自有次第不可踰越

三者學者所當守
猛將酷吏
順風張帆
便有聖賢前輩氣象
爲學自有等級

凡看文字少看熟讀一也不要鑽研立說但要反覆體驗二也埋頭理會不要求效三也三者學者所當守　看文字須是如猛將用兵直是鏖戰一陣如酷吏治獄直是推勘到底又當如大艤高艑順風張帆一日千里方得　凡學必先至誠居處齋莊志意凝定不妄言苟笑開卷伏讀必起恭敬如對聖賢掩卷沉思必根義理以閑邪僻行之悠久習與性成便有聖賢前輩氣象後生讀書未曾識得目前大畧便要說性命此極是害事爲學自有等級

謝楊所見各別

觀書之大法

目擊二公

可以見千載人

黃勉齋曰觀書者最怕氣不平且如公冶長一章謝上蔡則謂聖人擇壻驚人如此楊龜山則謂聖人所求於人者薄可免於刑戮而不累其家皆可妻也上蔡氣高者也龜山氣弱者也故所見各別如此要之當隨文平看方見得聖人本意此觀書之大法

張范陽曰朋友講習固天下樂事不幸獨學則當尚友古人可也故讀論語如對孔門聖賢讀孟子如對孟子讀子美蘇文則又凝神靜慮如目擊二公如此用心雖生千載之下可以見千載人矣

買櫝還珠　意味與少時自別　毛董有儒者氣象

讀經

程子謂方道輔曰今之治經者亦衆矣然而買櫝還珠之蔽人人皆是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詞解其訓詁而不及道無用之糟粕耳某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覺得意味與少時自別

漢之談經也以三萬餘言明堯典二字可謂知要乎唯毛公董相有儒者氣象東京人士尚名節加之以明禮義則皆賢人之德業矣

楊龜山曰今人多言要作事須看史史固不可不看

春秋正史之得失

譚經有四病

此便是讀書之門庭

然六經先王經世之迹在焉是亦足用矣蓋孔子不存史而作春秋春秋所以正史之得失也

朱子曰今日譚經有四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於晦此今日譚經之大患也

朱子曰六經浩渺乍難盡曉且見得路徑後各立得一箇門庭如讀此一書須知此書當如何讀此便是讀書之門庭如詩是吟咏性情讀詩者亦當以此求之也　人須是於大原本上看得透仁義禮智每日

開眼便見四字
解經當如破的
解經有三

讀高帝紀便須
識漢家四百年
始終治亂

開眼便見四字則世間道理沛然若決江河而下莫之能禦也　解經當如破的後世之解經者有三一儒者之經一文人之經東坡陳少南是也一禪者之經張子韶輩是也

史學

程子曰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迹須要識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一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始終治亂當何如

朱子曰觀史只是以自家義理斷之大槩自漢以來

范唐鑑亦是此法

須用功作相別計

作焚舟計

看史不可被史官謾過

只是私意其間有偶合處耳只如此看他已得大槩
范唐鑑亦是此法然稍踈要看得密如他尤好
楊至之患讀史無記性須三五遍方記得而後又忘
了還只是一遍讀時須用功作相別計止此更不再
讀便記得有一士人讀周禮疏讀第一板訖則焚了
讀第二板訖又焚了便作焚舟計若初且草讀一遍
準擬三四遍讀便記不牢

朱子曰于定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趙蓋韓楊之死
皆在定國之手冤莫大焉史氏將誰欺大凡看史不

觀史先自書始

閱子史有折衷

書中多有前人格言

可被史官謾過

呂東萊曰觀史先自書始然後次及左氏通鑑欲其體統源流相承接耳

許魯齋曰閱子史必須有所折衷六經語孟乃子史之折衷也以此衷考古之人而去取之鮮有失矣

程子曰司馬遷爲近古書中多有前人格言李加仲問班固議遷之失何如曰後人議前人固易君實脩資治通鑑至唐事正叔問曰敢與太宗肅宗正簒名乎曰然又曰敢辨魏徵之罪乎曰何罪曰魏徵事皇

魏徵善惡安得相掩

管仲與徵之事全異

太子太子死遂忘君事仇此王法所當誅後世特以其立朝風節而掩其罪有善有惡安得相掩君實曰管仲不死糾而事桓孔子稱之與徵何異曰小白殺子糾管仲以所事言之則可死以義言之則未可死故春秋書小白入於齊以國繫齊明當立也又書公伐齊納糾糾去子明不當立也至齊人取子糾殺之此復繫子者罪齊大夫既盟而殺之也與徵之事全異

客有見伊川者几案間無他書唯印行唐鑑一部曰

三代以後無此議論

近世佳史

太史公只是多聞

論者謂二人皆有意

近方見此書三代以後無此議論
司馬涑水曰李延壽之書近世佳史也雖於禨祥詼
嘲小事無不載然叙事簡徑比于南北正史無煩冗
蕪穢之辭竊謂陳壽之後唯延壽可以亞之
尹和靖曰太史公不明理只是多聞如伯夷序傳引
盜跖是也
劉元城問馬永卿曰西漢酷吏傳班氏特怨杜張何
也曰太史公時湯周之後未顯至班氏則有子孫以
贖父罪故入列傳論者謂二人皆有意太史之意欲

班固極有深意

杜張一等人

子產立公孫洩之義

以教後世人臣之忠班氏之意欲以教後世人子之孝曰此固然也然班固於此極有深意張湯之後至後漢猶盛有恭侯純者雖王莽時亦不失爵至建武中歷位至大司寇故班固不使入酷吏傳爲張純之故也曰是時杜氏之絶已久而亦不入何也曰杜張一等人也若獨使張湯入列傳則世得以議已故并貸杜周此子產立公孫洩之義也鄭卿良霄既死爲厲子產以爲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因立公孫洩良止以止之公孫洩子孔之子也良止良霄之子也鄭殺子孔孔雖不爲厲而亦止之且良霄以罪死立後非義也故立洩使若自以大義存誅絶之後不因其爲厲也

唐書不及兩漢文章

其病正在此兩句

司馬遷才高識亦高

史遷何故遺而不錄

史記有身無首

史迁知孔子之粗

新唐書敘事好簡畧故其文多鬱而不明此作史之弊也唐書進表云其事則增于前其文則省于舊新唐書所以不及兩漢文章者○○○○○○○○○○其病正在此兩句也

朱子曰司馬遷才高識亦高○○○○○○○但粗率或謂五帝紀所取多古文尚書及大戴禮為主為知所考信者然伏羲神農見大易傳乃孔聖之言而八卦列于六經為萬世文字之祖不知史遷何故乃獨遺而不錄○○○○○○○○遂使史記一書如人有身而無首○○○○○○此尚為知所考信耶

朱子曰或謂史遷不可謂不知孔子然亦知孔子之○○○○○

孔明不立史官

班史通鑑二氏之失如何

粗耳歷代世變卽六國表序是其極致乃是俗人之論知孔子者固如是耶正朔服色如賈生公孫臣新垣平等皆言之豈獨遷也

孔明治蜀不曾立史官陳壽檢拾而爲蜀志故甚略孔明極是仔細亦恐當時經理王業之急有不暇及此

問班史通鑑二氏之失如何曰温公不取孟子取楊子至謂王霸無異道夫王霸之不侔猶碔砆之於美玉故荀卿謂粹而王駁而霸孟子謂齊梁之君力判

二史各有是非

其是非者以其有異也
史記功臣表與漢史功臣表其戶數先後及姓名多有不同二史各有是非三代表是其踈謬處無可疑者若以堯舜俱出黃帝是爲同姓之人堯固不當以二女嬪於虞又以湯與王季同世繇湯至紂凡十六傳王季至武王纔再世耳是文王以十五世祖事十五世孫紂武王以十四世祖而伐之豈不謬戾耶
或謂温公舊例年號皆以後改者爲正此殊未安如漢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漢尚未亡今便作魏黃初元

非春秋存陳之義

子房平生之術如此

兩事不過是功歐陽論不及此

孫之翰唐論勝唐鑑

年奪漢太速與魏太遲大非春秋存陳之義

朱子曰溫公通鑑不信四皓輔太子事謂只是叔孫通諫得行曰子房平生之術只是如此高祖只是識事幾明利害故見四人輔太子便是得人心可以爲之矣叔孫通嫡庶之說如何動得他

史賛唐太宗言其功德兼隆其意亦謂除隋之亂是功致治之美是德以聖門道學言之則此兩事不過是功未可謂之德唐鑑白馬之禍歐陽論不及此呂伯恭晚年謂人曰孫之翰唐論勝唐鑑要之也切於

蘇子亦有所未及

事情只是大綱却不正了

朱子曰子繇古史記所論三事其一許繇者是已然當全載史遷本語以該卞隨胥光之流不當但斥一許繇已也然太史公又言箕山之上有許繇冢則又明其實有是人亦當世之高士但無堯讓之事耳此其曲折之意蘇子亦有所未及也其一舜禹避丹朱商均而天下歸之蘇子慮其避之足以致天下之逆至益避啟而天下歸啟蘇子又譏其避之爲不度而無耻舜禹之事世固不以爲疑至益之事則亦有不

能無惑於其說者殊不知太甲賢而伊尹告歸成王冠而周公還政宣王有志而其和罷此類多矣當行而行當止而止而又何耻焉蘇子蓋賢其和而尚何疑於盆哉若曰避之則爲不度而無耻則是王莽曹操司馬懿父子之心而楊堅夫婦所謂騎虎之勢也乃欲以是語聖賢之事其亦危矣

楊堅夫婦騎虎之勢

朱子曰古史言馬遷淺陋而不學踈畧而輕信此二句最中馬遷之失呂伯恭喜以爲然古史序云古之帝王其心爲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其不爲不善

二句最中馬遷之失

得聖人爲邦之法

馬遷都說壞了伯夷

史官萬世之權衡

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如此等語豈馬遷所及又以爲遷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爲得聖人爲邦之法此亦衆所共知何必馬遷又孔子稱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而遷傳其事首尾皆怨辭都說壞了伯夷古史皆删去盡用孔子語作傳豈可以子繇爲非馬遷爲是耶

呂東萊曰史官者萬世是非之權衡也禹不能襃鯀管蔡不能貶周公趙盾不能改董狐之書崔氏不能奪南史之簡公是公非舉天下莫之能移焉

南史家風

陳潛室曰馬遷史記不專爲漢史乃歷代之史故其記漢事畧於漢書而記武帝事獨詳若封禪平準二書雖謂之南史家風可也

班史畫蛇添足

問太史作史記上自唐虞而八書之作只言漢事班孟堅作漢史合記一代漢事而乃作古今人表何耶曰八書未必皆言漢事獨平準書專言武帝其贊却說古今漢志雖爲一代作然皆自古初述起獨古今人表專說古而不說今自悖其名先輩嘗議之中間科等分别人物又煞有可議此却班史之贊畫蛇添

張旭悟筆法

未有時如何撰得

如端人正士方是字

足○八書一曰禮書二曰樂書三曰律書四曰曆書五曰天官書六曰平準書七曰河渠書八曰封禪書

字學

問張旭學草書見擔夫與公主爭道及公孫大娘舞劍而後悟筆法真是心常思念至此而感發否程子曰然

朱子曰蒼頡作字亦非自撰出自是理如此如心性等字未有時如何撰得只是有此理方流出又曰字被蘇黃胡亂寫壞了近見蔡君謨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方是字

正在勿忘勿助之間

篆書與日月相爲煥

問明道云其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意謂此正在勿忘勿助之間也

秦丞相斯燔滅聖經負罪萬世而能損益蒼史二家文字爲篆書至今與日月相爲煥是固不可以其罪掩功也斯之後工其書以名世者誰與七八百年僅見唐李陽冰又二百年僅見宋初徐鉉而已

科舉

程子曰人有習他經既而舍之習戴記問其故曰決科之利也某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堯舜之道有志

要當去此心而後可

兩件孰輕孰重

見酒自惡

方是真實舉子

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

朱子曰士人先要分别科舉與讀書兩件孰輕孰重

聖人教人只是爲己某於科舉見得輕初非有所見

而輕之也正如人天資有不好喫酒者見酒自惡非

知酒之爲害何如也

陳潛室曰應舉求合程度此乃道理當耳乃若不合

程度而萌僥倖之心不守尺寸而起冐爲之念此則

妄矣應舉何害義理但克去此等妄念方是真實舉

子

便有吾與點之氣象

看詩使人長一格價

五字破心

此詩形容得浩然之氣

論詩

程子曰興於詩者吟咏性情涵暢道德之中而歆動之便有吾與點之氣象又曰學者不可不看詩看詩使人長一格價古人詩云吟成五個字用破一生心又詩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當　石曼卿詩云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此詩形容得浩然之氣

楊龜山曰不知風雅之意不可以作詩詩尚譎諫蘇東坡詩只是譏誚朝廷以故人得而罪之若是伯淳

聞者自感動

温柔敦厚

陶淵明不可及

君子德足以求其志

詩則聞者自感動矣伯淳和温公諸人禊飯詩云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又泛舟詩云只恐風花一片飛何其温柔敦厚也陶淵明詩所不可及者冲淡深粹出於自然若曾用力學詩然後知淵明詩非著力之所能成

朱子曰詩者志之所之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一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精粗用韻屬對比事遣辭之善否今以魏晉前賢攷之蓋未有用意於其間者而況於古詩乎鮑明遠

倔強邊塞

十字却有力

便有帝王氣燄

諸詩分明加畫

太白聖於詩

才健其詩乃選之變體李太白專學之如腰鐮劉葵藿倚杖牧雞豚分明說出個倔強不肯甘心之意如疾風衝塞起砂礫自飄揚馬毛縮如蝟角弓不可張分明說出邊塞之狀

朱子曰蘇子繇愛選詩亭皋木葉下隴首秋雲飛其却愛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十字却有力唐明皇首詩一篇早渡蒲津關便有帝王氣燄　杜詩初年甚精細如自秦州入蜀諸詩分明如畫李太白詩其無法度乃從容於法度之中蓋聖於詩者也如云清

景色可想

大珠小珠落玉盤

樂天以文滑稽

杜子美以稷契自許

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此詩固好又不如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疏尤佳　韋應物云寒雨暗深更流螢度高閣此景色可想　白樂天琵琶行云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是和而淫至淒淒不似向前聲滿坐重聞皆掩泣這是淡而傷行年三十九歲暮日斜時孟子心不動我今其庶幾此樂天以文滑稽也　杜子美以稷契自許未知做得否然子美却高其救房琯亦正　偶誦寒山數詩云城中蛾眉女珠珮何珊珊鸚鵡花間弄琵琶月下彈長歌三日響

詩人未易到此

曼卿胸次極高非諸公所及

此等語豈女子所能

楚詞最得詩人之意

短舞萬人看未必長如此芙蓉不耐寒詩人未易到此　石曼卿詩極有好處如仁者雖無敵王師却有征無私乃時雨不殺是天聲又如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清曼卿胸次極高非諸公所及　今時婦人能文只有李易安與魏夫人李有詩云兩漢本繼紹新莽如贅疣所以稽中散康至死薄殷周中散非湯武至比王莽此等語豈女子所能

張南軒曰作詩不可直說破須如詩人婉而成章楚詞最得詩人之意如云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

彭澤一源

詩家中興

未敢言若說破如何思則意味淺矣
陸象山曰詩之學原於賡歌委於風雅風雅之變湘
纍之騷又其流也子虛長揚之賦作而騷幾亡矣黃
初而降日以漸薄惟彭澤一源來自天稷與衆殊趣
而淡薄平夷玩嗜者少隋唐之間否亦極矣杜陵之
出愛君悼時追躡騷雅而才力宏厚偉然足以振浮
靡詩家爲之中興
真西山曰古者雅頌陳於朝燕二南用之房中所以
閑邪僻而養中正也衛武公作抑戒以自警卒爲時

祁招愔愔之語

杜王足訂千古是非

三家各得杜之一体

後世文士不能及

賢相以楚靈王之無道一聞祁招愔愔之語凛然弗寧詩之感人也如此　杜牧之王介甫高才遠韻超邁絶出其賦息嬀晉侯等作足以訂千古是非

吴臨川曰詩之體不一人之才亦不一宋氏王蘇黄三家各得杜之一體涪翁山谷即黄於蘇迥不相同坡翁獨深器重以爲絶倫眼高一世而不必人之同乎已者如此　詩中十五國風有田夫閨婦之辭而後世文字不能及者何也發乎自然而非造作也漢魏迨今詩凡幾變字以鍊而精句以琢而巧用事取其切

舍旃尚陶韋
性情之真近古
自是一般生意
善道文王意中事
前後文人道不到

模擬取其似而識者乃或舍旃而尚陶韋則亦以其不鍊字不琢句不用事而性情之真近乎古也

論文

程子曰聖人文章自然譬之化工生物且如生出一枝花或有剪裁爲之者或有繪畫爲之者然終不如化工所生自是一般生意　退之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此言必有所見若無所見言不傳者何事　退之作琴操曰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此善道文王意中事者前後文人道

不到也

朱子曰國初文章皆嚴重老成有欲工而不能之意所以風俗渾厚至歐公文字好底便十分好然猶有甚拙的未散得他和氣到東坡便馳騁忒巧了又宣政間則窮極華麗都散了和氣所以聖人取先進於禮樂意思自是如此

朱子曰歐公嘗有詩云玉顏自古爲身累肉食何曾爲國謀以詩言是第一等好詩以議論言之是第一等好議論歐公爲蔣頴叔輩所誣既得辨明謝表中

所以聖人取先進於礼樂

歐公第一等好議論

歐公文章之妙
古今不易之至論
六經治世之文
道者文之根本
文章皆從心出

自敘一段只是自胸中流出更無些窒礙此文章之妙也　歐公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虚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

朱子曰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經治世之文也如國語衰世之文耳至於亂世之文戰國策是也

朱子曰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於文皆道也三代聖賢文章皆從心寫

亦長楊較
流

出孟軻氏沒聖學失傳天下之士背本趨末汲汲以文章爲業在戰國時若申商孫吳之術蘇張范蔡之辨列禦寇莊周荀況之言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間韓非李斯陸生賈傅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託之於言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楊雄之徒一以浮華爲尚而無實之可言矣雄之太玄法言蓋亦長楊較獵之流而粗變其音節初非實爲明道而作也自東京迄隋唐韓愈氏出於是原道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

韓愈仁義之言藹如

韓愈神徂聖伏之嘆

歐陽不愧韓氏

之沃者其光燁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至其論當世之獘則但以詞不已出而遂有神徂聖伏之嘆師友之間傳授之際未免割道與文爲兩物也自是以來又復衰歇歐陽子出其文之妙已不愧韓氏而曰治出於一云者荀楊以下皆不及此而韓亦未有聞焉疑若幾於道矣然以其徒之說攷之旣曰吾老將休付子斯文矣又曰我所爲文必與道俱則又文自文而道自道果聖賢之班乎否也吁習俗之謬可勝言哉

二蘇學術只一般

今人如舞訝鼓

聖德頌無愧風雅

問子繇之文比東坡稍近理否朱子曰亦有甚道理但其說利害處東坡文字較明白子繇文字不甚分明要之學術只一般前輩文字有氣骨故其文莊嚴歐子東坡亦於經術本領上用功今人只是枝葉粉澤耳如舞訝鼓然其間男子婦人僧道雜色無所不有但只是假底

問韓愈聖德頌至嫋嫋弱子赤立傴僂牽頭曳足先斷腰膂處梁世榮舉子繇之說曰此李斯誦秦所不忍言而退之自謂無愧風雅何其陋也張南軒曰退

此正是合於風雅處

退之之意過於子孫

文章由道心而達

學問中大節目

之所以爲此言蓋欲使藩鎮聞之知懼不敢叛耳此正是合於風雅處只如墻有茨桑中諸詩或以爲不必載而龜山曰此衛爲夷狄所滅之因退之之言亦此意也退之之意過於子孫遠矣

楊慈明曰異哉後世之爲文也琢切雕鏤無所不巧益深益苦去道益遠必如堯孔之文章由道心而達始可以言文章若文士之言只可謂之巧言非文章

許魯齋曰二程朱子不說作文但說明德此正是學問中大節目今能文之士道堯舜周孔曾孟之道如

文字與優孟何異

志士仁人所不取

昔人謂之幸民

文字大能移人性情

聖人以義理誨

出諸口繇之以責其實則胥壞矣優孟學孫叔敖楚王以爲眞叔敖也是寧可責以叔敖之事文字與優孟何異

讀魏晉唐諸文字其放曠不羈卽時便得快活但須思慮究竟是如何天地間人性分之所固有者不可自泯也職分之所當爲者不可荒慢也人而慢人之職雖曰飽食煖衣安樂終身亦志士仁人所不取也故昔人謂之幸民凡無檢束法度艷麗不羈文字大能移人性情皆不可讀葢聖人以義理誨人力挽之

人
此等語一見入骨髓

申韓原道德之意

天地何意於仁

不能回而此等語一見之入骨髓使人情不可收拾
從善如登從惡如崩信哉

諸子

老子 姓李名耳楚人

程子曰老子語道德而襍權詐本末舛矣申韓原道德之意而爲刑名後世猶或師之蘇張得權詐之說而爲縱橫其失益遠矣老子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是也謂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非也天地何意於仁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則仁此其爲

老子竊弄闔闢

爲天下谿谷

放出無狀來便不可當

取天下便是用此道

曹參有體無用

能弘道也老子之言竊弄闔闢者也

朱子曰老子云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谷所謂谿谷只是讓人在高處他只在卑下處全不與人爭只是他放出無狀來便不可當如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他取天下便是用此道　子房深於老子之學曹參之學有體而無用

朱子曰問谷神不死曰谷之虛也聲達焉則響應之乃神化之自然也是謂玄牝玄妙也牝是有所受而

程子取老氏之說

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老子早服重積德說得曲盡

孟子非老氏所見之智

能生物者也至妙之理有生生之意焉程子所以取老氏之說也又曰玄牝蓋言萬物之感而應不窮又言受而不生如言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契有左右左所以銜右言左契受之義也　老子又言治人事天莫如嗇夫唯嗇是謂早服早服是謂重積德被他說得曲盡早服者言能嗇則不遠而復便在此也

許魯齋曰老氏謂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孟子曰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又謂如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非老氏所見之智也

可見剽掠之端

齊物論如何

列子 名禦寇鄭人

朱子曰列子所謂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豈子思中庸之旨哉其言精神入其門骨髓反其根我尚何存者即佛書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之所繇出也於此可見剽掠之端云

莊子 名周春秋時人

問齊物論如何程子曰莊子欲齊物理耶物理從來齊何待莊子若齊物形物形從來不齊如何齊得此

夷全性命之情

周未知天下之大本

莊子数句甚好

才高如老子

是莊子見道淺不奈胸中所得何遂著此論也

胡五峯曰莊周云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非知夷者也夷可謂全其性命之情者也謂之死名可乎周不爲一世用以保其身可矣未知天下之大本也

朱子曰莊子云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而推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耶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主耶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這數句甚好是他見得方說到此其才高如老

子其言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等語似快刀利斧劈將去字字有看落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督舊以為中蓋人身有督脈循脊之中貫徹上下故衣背當中之縫亦謂之督皆中意也老莊之學不論義理之當否而但欲依阿於其間以為全身避患之計止程子所謂閃奸打訛者也

總論

朱子曰程子謂莊生形容道體之語儘有好處老氏

快刀利斧

緣督以為經

閃奸打訛

莊生儘有好處

老氏一章最佳
此言最害

陳頵遺王導書

問曹參清淨以
治漢何王清談
以亡國其故何
與

文景之治大率
依本黃老

谷神不死一章最佳嗜欲深者天機淺此言最害
眞西山曰魏正始中何晏等祖述老莊以淸談相尚
謂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裴頠嘗著崇有論以救其
蔽陳頵遺王導書以老莊之俗傾惑朝廷今宜改張
然後大業可舉導不能從而晉遂亡或問曹參之相
漢也以淸淨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黃老老子之後亦
何負與曰蓋公參所師也其語參曰治道貴淸淨而
民自定此在老子書中一語耳參用之務爲淸淨不
擾而文景治矣如掇拾其玄談淸論而不切於事理

何王自喪其身以喪人國如出一轍

紈袴子弟能破百萬兵

清言致效

退之讀墨篇如何

意亦甚好

有如西晉五胡羯氐羌腥羶岱華凡三百年仲尼之道寧有此禍哉故曰何晏王衍自喪其身以喪人之國者如出一轍胡氏之論至矣近世文字又謂自晉始以風流相尚士雖坐談空虛不畏臨戎紈袴子弟能破百萬兵矣清言致效而非喪邦也夫郤敵者臨戎之功而喪邦由清談所致其得失自不相掩而曰清言致效可乎

墨子名翟宋人

問退之讀墨篇如何程子曰此篇意亦甚好且孟子

進之樂取人爲善之心

言愛其兄之子猶鄰之子墨子書何嘗有此等語但儒者學道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楊子偏於義墨子偏於仁孟子推其流必至於無父無君耳進之樂取人善之心可謂忠恕然持敬不知謹嚴故失之

管子 名夷吾

陳潛室曰自伯圖之興大抵兵不詭則不能謀人國政不詭則不能謀其國故春秋善戰者兵有所不交善詭者城有所不守詭道相高求以得志其言於桓公曰君欲正卒伍脩甲兵大國亦將脩之而小國設

內政寓軍令

要吾志在强國

文士亦當盡心

孟荀楊著書皆不及

備則難以速得志不若隱其事而寄其政於是作內政而寓軍令焉自五家爲軌軌有長積而十連之鄉鄉有良人而爲內政自五人爲伍軌長帥之積而至於萬人爲軍伍鄉之帥帥之以爲軍令要吾志在强國豈在民乎其巧於用詭固如此哉

孫子 名武齊人

朱子曰鄭厚藝圃折衷云孫子十三篇不唯武人之根本文士亦當盡心焉其詞約而縟易而深暢而可用孟荀楊著書皆不及也以正合以奇勝非善也正

聖人文武並用

變爲奇奇變爲正非善之善也卽奇爲正卽正爲奇善之善也夫子答靈公以軍旅之事未嘗學答孔文子以甲兵之事未之聞乃觀夾谷之會則以兵加萊人而齊侯懼費人之亂則命將士以伐之而費人北嘗曰我戰則克而冉有亦曰聖人文武並用豈眞有未學未聞哉特以其不可爲訓耳

荀子

程子曰人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可以入道眞積力久則入荀卿之言也優而游之使自求之厭而

三者循言皆可入道

荀子論心等語皆可取

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氷釋怡然理順杜預之言也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而不通鬼神將通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管子之言也此三者循其言皆可以入道而三子初不能及此也

真西山曰荀子論心如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等語皆可取若所謂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則有可疑蓋心之虛靈知覺萬理具焉初豈有一毫之汙濁哉自夫汨於物欲而後有汙濁耳今曰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是物欲之害初未嘗去但伏而

董子度越諸子遠
漢儒近似者三人
仲舒識得本原
此等話說皆好

未作耳其可恃以爲安耶

董仲舒

程子曰董子言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度越諸子遠矣漢儒近似者三人董子大毛公楊雄

朱子曰仲舒識得本原如云正心脩身可以治國平天下如說仁義禮樂皆其具此等說話皆好又云命者天之令性者生之質情者人之欲命非聖人不行性非教化不成情非制度不節等語似不識性善模樣又云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

說得騎墻

終脫不得漢儒氣象

仲舒所立甚高本領純正

二條最有功於學者

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又似見得性善模樣終是說得騎墻三策雖稍親切終是脫不得漢儒氣象　仲舒所立甚高如說正心以正朝廷其本領純正至於天下國家事業恐展布未必也

真西山曰仲舒云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又引曾子尊聞行知之說此二條最有功於學者方公孫弘以阿意容悅取相位仲舒獨終始守正卒老於家以其質之美守之

無慚於游夏

架屋疊牀

子雲嘗至此地位

漢儒以子雲爲賢

閫使得從游於聖人之門源淵所漸當無慚於游夏矣惜其生於絶學之後而未覩大全也

楊子

程子曰楊雄作太玄本要明易却尤晦眞屋下架屋牀上疊牀其實無益太玄中首中陽氣潛萌於黃宮信無不在乎中藏心於淵美厥靈根子雲之學蓋嘗至此地位也漢儒之中吾必以子雲爲賢其言曰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於不虞以保天命遜於不虞則有之旁燭無疆則未也古之所謂言遜者迫不得已

劇秦美新

老子救時反本之言

楊子不見道處

孟子不肯爲楊子

潛之一字最宜玩味

如劇秦美新之類非得已者乎　楊子謂老子云剖斗折衡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爲救時反本之言却尚可恕如言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此自是楊子不見道處楊子出處使人難說孟子必不肯爲楊子事

眞西山曰楊子黙而好深湛之思故其言如此潛之一字最宜玩味

吳臨川曰子雲太玄名爲擬易其起數之法旣非天地之正又强求合於曆之日毎首九贊二贊當一晝夜合八十一首之贊凡七百二十九僅足以當三百

蹄贊贏贊

文中子荀楊道不到處

下半截便亂道

六十四日有半外增一蹄贊以當一半又立一贏贊以當四分日之一吁亦勞且拙矣

文中子王通龍門人

程子曰文中子本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傳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楊道不到處如魏徵問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問疑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徵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此言極好下半截却云徵所問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便亂道

不足以供兒童之一戲

荀楊韓優劣

仲淹之學頗近於正

朱子曰王仲淹一見隋文帝而陳十二策既不自知其學不足為周孔兩漢不足為三王而徒以是區區者比而較之於形似影響之間傲然自謂採緝遺編足以承千聖而紹百王不知其初不足以供兒童之一戲適自納於吳楚僭王之誅而已或曰仲淹視荀楊韓氏亦可得而優劣乎曰荀卿之學雜於申商子雲之學本於黃老非如仲淹之學頗近於正而粗有可用之實也至於退之原道諸篇若有非荀楊仲淹所及者然攷其平生意向終不免文字放浪之習富

春秋責備賢者之遺意

只是村宰相

文中子規模制度非後人所可及

韓愈近世豪傑之士

知伯夷之心須是聖人

責利達之求而其覽觀古人之變將以措之事業者恐未若仲淹之致慇惻而有條理也是以予於仲淹獨惜之而不滿於三子亦春秋責備賢者之遺意也房杜雖往來於王氏之門其規模事業只是村宰相文中子不干事他規模制度有非後人之所及者

韓子 名愈南陽人

程子曰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其頌伯夷甚好然只說得個夷介要知伯夷之心須是聖人語曰不念舊惡怨是用希纔好

退之識見高處

退之所論少一氣字

韓公第一義

不知大顛與他說個甚麼

朱子曰退之說性只將仁義禮知來說便是識見高處如論三品亦是但以某觀人之性豈獨三品須有百千萬品退之所論都少了一氣字問讀墨篇言孔子尚同兼愛與墨子同曰韓公第一義是去學文字第二義乃去窮究道理所以看得不親切以此知退之未知孔子矣　韓公立朝議論手采亦有可觀卻不是裡面流出平日只做文吟詩飲酒愽戲爲事及貶潮州見一僧說道理便爲之動如云所示廣大深迥非造次可喻不知大顛與他說個甚麼

功齊力倍

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

糠粃疣贅

大用復明韓子之功

眞西山曰唐史云昔孟軻距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年撥亂反正功齊而力倍之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又曰聖人之道必本器器必及道自清淨寂滅之教行乃始以日用爲糠粃天倫爲疣贅韓子憂之原道諸篇相繼而作其語道德也必本於仁義而其分不離父子君臣之閒其法不過禮樂刑政之餘飲食葛裘即正理所存斗斛權衡亦至教所寓道之大用燦然復明韓子之功也

總論

韓子責人甚恕

退之見得峻絕

退之所以不易及

四子優劣

問荀楊王韓四子

程子曰荀卿才高其過多楊雄才短其過少二子可謂大駁矣韓子稱其大醇非也韓子責人甚恕

朱子曰楊子論性善惡混之論僅足以比告子若退之見得峻絕性分三品止是說氣質之性至程門說破氣字方有去著此退之所以不易及也　又曰董仲舒自是好人楊子雲不足道文中子跟脚雖淺却以天下爲心退之雖見得道之大用只是要討官職而已此四子優劣也問荀楊王韓四子曰或流於申韓荀或歸於黃老楊或有體而無用韓或有用而無

榜出怨議紛然

文章自是變而復古

斯文終有愧於古

嘉祐末號稱多士

體王不可以律觀均之未盡善也

歐陽子 字永叔廬陵人

蘇轍曰公權知貢舉是時進士爲文以詭異相高公患之所取率以詞義近古爲貴榜出怨議紛然久之乃服文章自是變而復古

蘇軾曰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固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諫爲忠長養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

歐陽之功爲多

人性上不可添一物

今日正當拔本塞源

士歐陽子之功爲多

楊龜山曰永叔言聖人教人性非所先其論是非利害文字儘去得但於性分之內全無見處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只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數立功業只是人欲之私

蘇子 名軾字子瞻眉山人

朱子曰蘇氏以雄深敏妙之文煽其傾危變幻之習以故被其毒者淪肌浹髓而不自知今日正當拔本

龜山杯水車薪

學以知道爲本

王氏重得罪於聖門

塞源以一學者之聽又荅汪尚書曰蘇學邪正之辨終未能無疑於心近世攻釋氏者如韓歐孫石之正龜山猶以爲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況蘇氏以邪攻邪是束縕灌膏而往赴之也直以身爲燼而已來教以爲蘇氏乃習氣之弊雖不知道而無邪心非若王氏之穿鑿附會以濟其私邪之學也竊謂學以知道爲本王氏雖不知道故其學不純而造事設心流入於邪又自以爲是而穿鑿附會以文之此所以重得罪於聖人之門也蘇氏之學雖與王異然其不知道則

吾弟必更有說

洗垢索瘢

孟子如青天白日

與子指忠清爲仁一何異

均爲至謂湯武簒弑而盛稱荀彧爲聖人之徒皆是逞其私邪無復忌憚罪豈在王氏下哉　又荅程允夫曰來書謂熹之言乃論蘇氏之粗者不知如何而論乃得蘇氏之精者此在吾弟必更有說熹則以爲道一而已正則表裏皆正譎則表裏皆譎豈可析精粗爲二致又謂洗垢索瘢則孟子以下皆有可論夫孟子如青天白日無垢可索無瘢可洗今欲掩蘇氏之疵而援以爲比豈不過所以彰之耶黄門北之乃兄似稍簡靜然以簡靜爲有道則與子張指忠清爲

誦彈文以動范公

躬行不後二程

子由認道與聖人爲兩物

仁何異况蘇公雖名簡靜而實陰險元祐元年規取相位力引小人楊畏使傾范忠宣公而以巳代之既不效矣則誦其彈文於坐以動范公豈有道君子所爲哉吾弟乃謂其躬行不後二程何言之易也

蘇子由云學聖人不如學道他認道與聖人爲兩物不知道是無軀殼底聖人聖人便是有軀殼底道學道便是學聖人如何分作兩物看

問荆公與坡公之學曰二人之學皆不正東坡初年若得用其患未必不甚於荆公東坡初年論甚生財

東坡有兩截議論

後來見青苗之法行得狼狽便不言生財初年論甚用兵如曰用臣之言北取契丹可也後來見荆公用兵用得狼狽更不復言兵他分明有兩截議論

新鐫性理奥卷之八